

結束一天靜養，艾斯拉終於自醫院回到了住家，整頓完儀容之後也沒辦法繼續閒著。換上了象徵黃等市民的衣物，還沒來得及適應這新眼睛，他馬上又走出門去工作。

明明是與以往相同的世界，但莫名有那麼一點的難以適應，因為他現在睜著眼睛也看不到與人視線對上後那任何「多餘」的東西。

持續了三年的習慣。
他無法去迴避對上任何視線。

你看著我，在想甚麼？

我看上去還不夠完美嗎？
你看著我又是甚麼感覺？

你跟我想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我要怎麼知道你需要甚麼？

「我應該怎麼……」服務你。
他看著客戶，這種話就連問出口都莫名覺得彆扭。

我搞砸了工作。
第二次。

我要怎麼知道？
我要怎麼……

我一直都……假裝我自己知道？

我從來連問都沒有問過。
……因為我一直認為沒有必要？

「……Tyrant。」

入夜，今天是個糟糕至極的一天。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又或是幫忙了別人甚麼。

艾斯拉抬頭看向房間角落那支監視器，喚了一聲那可能還在生他氣的人。

然而那監視器沒有回應，理所當然的。

他在原地站定等待了幾分鐘，對方或許不在、又或許是真的不想做出回應。
直到他放棄等待的準備抬腳離去，桌上的通訊機響了一聲。

『幹嘛？』

「對不起。」

然後呢？

「對不起、我擅自那樣做。」

再來？

「……你明明沒有說但我還是做了。」

為什麼？

「因為我、」

說出來？

「我……自以為是，我以為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所以呢？

「我該怎麼做，我會聽你說的，我希望你覺得心情舒適一點。」

「……」

……這腦袋打從出廠來沒這麼空白過。

入夜，洛德剛處理完一份大委託。

百無聊賴之時，聽到其中一個被自己介入的監視畫面傳出那傢伙呼喚自己的聲音。

洛德從面前正處理下一份委託的電腦畫面抬起頭來，看向電視螢幕牆接著艾斯拉房間的那塊，他站立在監視器面前，緊緊的盯著鏡頭。

本來不想多做回應，但後來還是回了訊息給他，還是那個熟悉的道歉，只是這次倒顯得真誠的多，也許是因為他開始有了自覺。

為了讓自己心情舒適，所以做什麼都可以嗎？

腦海突然想到幾天前在監視器看到的景象，那場激烈的打鬥，令洛德心情愉快，而且還有挑起好奇心的東西。

「讓我拆開你的右眼看一看。」不是請求也不是命令，只是陳述，僅此而已。

自那天起他就想看看，看看那裡面的設計，那些金屬以及螺絲的排序、構造，那科技進步神速凝結而成的技術結晶，他總是致力於研究、拆分、還原、或者是重組、改造、還有製作，如同他對自己家裡那可愛的家用機器人做的事，當然還有其他的。

這些事情總是那麼吸引他，說起來還得感謝主腦大人，唯一一次，作為所屬研究院的研究員，他獲得了龐大的資源及支持可以去做各種事，他感興趣的事。

而現在，他獲得了可以做另一件事的機會，將那人造的部分給一個一個的……拆開。

「好的。」

艾斯拉幾乎是沒有猶豫，從表情甚至心裡也沒有去質疑Tyrant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更沒有去理會昨日醫院內的照護員向他提醒了甚麼。

「就算是加強了堅固度，但也只是剛裝上去而已，血肉組織都還沒完全癒合附著在上面。」
要是你聽得懂，就聰明一點不要再讓人伸手去攪動它了。

「我現在過去嗎？」

還戴著壓制異能的隱眼沒有摘下，艾斯拉在出門前也沒有再多喝一滴幸福水或施用幸福針劑。

我甘願、我不會後悔，只要能讓你開心一點。

這一直是我的職責義務不是嗎。

沒有絲毫猶豫便答應，甚至完全不打算思考緣由，全然不知是因為補償心切所以不願思考其他，還是單純的蠢。

「嗯。」

也許是因為曾經來過，洛德並沒有等多久，艾斯拉很快就到了。

還是那個熟悉的客廳，讓艾斯拉坐在沙發上等著，並且讓家用機器人拿了工具過來，將工具包攤開在桌上放好後，洛德手摸上他的臉開始按壓，似乎是在確認真皮跟假皮的分界。

期間看向艾斯拉的眼睛，洛德很早就注意到了眼睛顏色的變化，於是開口道，「你的綠色眼睛呢？」

「是換了顏色，還是隱藏起來了。」

姿態端正的坐上沙發，艾斯拉的視線望著那排即將施用在他臉上的工具，接著又移回眼前洛德的臉上。

洛德的手指按壓著他的面部皮膚，動作彷彿動刀之前院方在評估那下刀的部位。

他的臉會被怎麼樣的拆解，他的表皮會被怎麼樣的劃開，他不久前才被妥善安裝好的部位是否會鬆散得裝不回去，一個不小心是否會造成他的神經壓迫——

對此艾斯拉沒有一絲擔憂，有的只有一股莫名的期待感——或者該說保持這份心情也是他的義務，他有義務對於主人對他做的任何事情抱以期待。

他這回不能再忘記。

直到洛德忽然問起了他的眼睛。

「……」愣著，艾斯拉難得的無法像以往那樣不假思索的做出回應。

你是換了顏色，亦或是隱藏起來。

儘管兩者答案看似相同但又有些微妙的不同。對方是否真的對於自己的改變起了疑心，懷疑他不只是單純的換換顏色保持和諧。

畢竟以前就可以做的事情，為什麼直到現在才做？

「……我換了顏色。」

「這樣統一黃的、比原本綠色的好看多了，不是嗎？」說著，艾斯拉輕輕的牽起嘴角保持和善，試圖鎮定的給予答案。

艾斯拉的語氣平穩，內心卻是一團亂的有些難以鎮靜，戒斷異能的不適感拒絕安逸的向上鼓譟著。

他只能盡力壓抑，儘管他已經下定決心不再窺視對方的心理。

艾斯拉坐定在面前，如同一隻乖巧的小狗，洛德甚至覺得自己能看到直立的耳朵及擺動的尾巴，直到他聽到了問題，一切似乎瞬間凍結。

有些微妙的停頓，以及猶豫。

後來的回答似乎合理，但又有些不足，這並不足以打消洛德的疑慮。

而現在的艾斯拉不管是態度還是語氣，都給人些許不同的感覺，不似以往，彷彿有什麼改變了。

而那不自然的反應似乎也說明了一些事，洛德察覺到了，但沒有馬上戳破。

「……是嗎。」

穿戴起手術用手套，洛德拿起桌上的手術刀，輕輕劃開艾斯拉的皮膚，抓取其中一角，小心的將人造部分給剝落下來，平放到桌面，將底下的金屬板以及機械部分完整的暴露出來。

有些感嘆科技的發展進步，洛德將手再度摸上他的臉，金屬的觸感透過手套傳來，慢慢隨著機械的輪廓撫摸，感受著他的結構與紋理，像是要銘記在心一樣，不斷的重複來回。

一段時間的沉默，久到讓人以為事情似乎就這麼結束時，洛德再度開口。

「怎麼突然在意起來了。」

「……是嗎。」

洛德回應的僅只是這不輕不重的兩個字。

這個話題或許就這樣輕輕帶過最好，在艾斯拉開口說出自己只是換了顏色的那一刻，他的手心幾乎感覺不到任何溫度，此時的他幾乎全身上下都是冷的。

為什麼、他這是心虛了嗎？但自己明明也沒有說謊。沒有說謊、但確實是隱藏了甚麼。

當洛德在他臉上劃下一刀前，艾斯拉已經閉上了眼，人造皮的軟質層似乎還有感應艾斯拉閉眼的動作，使兩隻眼睛都能同步運轉。

這種設計挺理所當然的，畢竟這要是睡覺時只能閉上一眼，那畫面該有多詭異。
哦、他原本那隻舊的黑色義眼就是這麼詭異，難怪他要用瀏海遮蓋起來。

當對方的手指碰上金屬層時，艾斯拉當然是一點感覺都沒有，他只是靜靜的閉著眼睛。過程只是沉默，寧靜到幾乎能使人入睡，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一道問句又再度傳入耳。

艾斯拉緩緩睜開眼，依舊是愣著無法第一時間做出回應。

他沒想過洛德會再度追問。

「就是突然……」

「覺得原本那樣子很不完美……」

他的手異常冰冷。

我沒有說謊、原本那樣子很不完美、不是嗎？

*那東西讓我少了一隻眼睛、那東西讓我差點丟了性命。
我蓋住它、我現在甚麼都聽你的，因為我沒有任何武器了——*

你還想要我怎麼說？

你不是從來不管我怎麼想的嗎？

他的視線下意識的微微避開，而後又回到對方的臉上。

他依舊看不到任何東西。

回歸寧靜的時光讓艾斯拉感到有些放鬆，然而洛德再度拋出的問題顯然讓面前的人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掩飾不住的微微發愣著。

此刻洛德甚至覺得自己能感受到他的慌張。

開口盡顯猶豫，吐出的話語是拙劣的解釋，根本不用多做思考也能判斷出那只是個藉口。

「艾斯拉。」此刻的表達僅需三個字，足矣。

而在數秒的停頓之後，洛德開始有了動作，他將手從艾斯拉的臉上移開，並且伸手拿取桌上的工具，在對準其中一個螺絲後，洛德總算重新開口。

「我不喜歡有人騙我。」

說完洛德直接動手拆解，先是擰開幾個螺絲，然後拆下安裝在上面的金屬板，持續做著重複的動作，每一步都緩慢並且仔細，直到留下來的只剩支撐面龐的支架，洛德才終於結束所有動作。

手上的工具放回原位，洛德將零件一個個整齊的擺放於桌面上，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直到洛德親手破壞自己整理出來的秩序。

挑選出那顆不知是諷刺……還是“剛好”擺在正中心的人造眼珠，洛德輕輕拿在手上，仔細的端詳好一陣子，然後開始有些漫不經心的搓揉把玩。

「你能保證，你是真的發自內心相信……」

「你沒有說謊？」

艾斯拉的視線直盯著那顆被拿在手上的人造眼珠。

他明顯感受到對方施予他的壓力……亦或是這其實是在挑釁他？

「我不喜歡有人騙我。」
你有甚麼是喜歡的嗎？

「你知道的，我總是不滿意很多事。」
我不知道，我現在甚麼都不知道。

他的臉現在被拆得赤裸零散，僅是無形的壓力幾乎就能把他輾個粉碎。

「我也不喜歡……」欺騙你。

你以為我想嗎。

「我不想騙你、」

我發自內心的，

「我只是沒想過你會問我。」

我從沒想傷害你，

「因為你從不在乎我怎麼想。」

「你又怎麼會想、問我這個。」

腦海裡盡是些殘破凌亂的字句，他知道對方察覺了他態度上的異狀。

緊張慌亂、儼然就是個心虛才會有的表現，似是在隱瞞，但就算他真的向洛德隱瞞眼睛的事情，這跟對方又有甚麼關係？

我關心著你，但這跟你又沒有甚麼關係？

你倒是說啊？

「……我保證。」

「因為你是我最喜歡的主人。」所以我怎麼敢？

腦海裡的衝突差點有些失控。字句道出口的瞬間，艾斯拉的樣子看起來終於像是放鬆了下來，淺淺的微笑也不再微妙的僵硬，至少證明這句話並不是他的違心之論。

喜歡主人的話語怎麼能是違心之論？

「我只是……怕自己又做錯甚麼，讓你不高興。」

試圖合理解釋著自己為何猶豫，畢竟以往說出口的聽起來盡是些不經大腦思考的話。

與其要他讚美不如要他閉嘴。

同理，他開口就只怕大機率惹人不快。

不是這樣嗎？

人造眼球成為視線的焦點，兩個人就這樣看著。

時間彷彿就這樣靜止，但也許只過了幾分鐘，抑或是短短幾秒，洛德在思考，艾斯拉也是。

也許艾斯拉的確沒有說謊，但從表現上來看至少確定了一件事，就是他隱藏了什麼……很明顯的，不過同樣明顯的是，他並沒有想讓自己知道的意思，那也就那樣了。

像是從腦內風暴脫離，話語脫口的瞬間，艾斯拉不再緊張，很快放鬆了下來，但卻換洛德開始有些不解。

「是嗎？」你是被虐狂嗎。

洛德拿了另一副眼鏡換上，重新看起人工眼球以及各式零件，一個個的分析慢慢顯示在鏡面，接著他讓家用機器人簡稱“小E”拿出平板，並且用數據線把兩個東西接上，最後開始查看眼鏡掃描的結果，以及人工眼球裡的各種數據，然後同時開始思考。

自己到底是哪裡討他歡心，能讓他說出這種話，在他之前曾經表現過一次極度的抗拒之後，他怎麼能轉變的如此之快，就像是變了一個人，讓人感覺那麼怪異。

他之前有多麼高傲現在就有多麼低下。

「……是嗎？」再一次的疑問。

也許艾斯拉之前有想過，那麼現在的洛德感受應該也一樣，你什麼時候在乎過我的感受了，在你那些自我中心思想之後。

你只是突然醒悟，然後開始打算懺悔，藉由這可憐兮兮的樣子，還有那莫名的服從慾？彷彿一切是那麼的可笑……至少從洛德這邊看來是那樣。

「那你就……繼續吧，讓我不再不高興。」

繼續？我看不出你有沒有高興，或許還沒有，那我又該如何繼續。

「主人，你現在看起來並不高興。」但我不知道原因。

多餘的反應只會打擾你研究零件的興致。
我目前能做的似乎唯有閉上嘴靜靜等待。

靜默。艾斯拉未再開口。
他端坐著閉上眼，似是打算繼續閉目養神。

平板螢幕亮出了人造眼珠的數據，除了繁雜的程式碼之外還有特別分類過的資料儲存區，小小球體內建的功能似乎只有簡單明瞭的幾個項目。

對接中

監控系統運作正常

掃描系統運作正常

定位系統運作正常

監控裝置，艾斯拉的所到之處全被錄影拍攝下來，畫面只會回傳至艾斯拉的終端機紀錄，做為檢舉用途似乎非常實用。其中一個資料夾內整理了每一天的影像備份，而至今為止只有存下了36小時內的備份。

要是點開來看，可以看到中間有一小段影像似乎是被磁場影響的漸漸轉換成雜訊黑屏，直到艾斯拉再度步出那個場所，畫面才又開始正常運作，而艾斯拉的手裡似乎從那時候開始多了一個小盒子，裡頭裝的是他後來在浴室裡替綠眸換上的黃色隱眼。

而自從那時候開始，艾斯拉予人的態度就有了極大的差異。

掃描裝置，針對施予生命體傷害威脅的市民進行偵測掃描。

比如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非院內專業人員卻將人家的臉給拆下來。

你才剛打開眼珠子的資料庫，還未好好的將裡頭的程序資訊做過一番研究，螢幕畫面直接顯示了一則警告視窗，而智能眼球也在幾秒後鎖定了可疑目標進行掃描。

警告！智能眼球脫離市民身體時間過長

安全回報系統開啟

偵測到非尋常控制登入

欲解除安全回報，請輸入院方配置的防護密碼

眼球掃描辨識中

LORD-B-Y1……

持有對象非智能眼球擁有者

持有對象非指定維修醫療人員

請輸入院方配置的防護密碼

安全回報系統將在到數後啟動回傳。

是，洛德的確是不高興，但如果要說不高興什麼，他其實也不是很清楚，畢竟、自己總是什麼都不滿意不是嗎？又或者……他其實只是不夠喜歡艾斯拉而已。

儘管他們關係是如此複雜。

或許是發現氣氛有些不對，艾斯拉說完話後便適當的閉上了他的嘴，於是洛德也就不再理他，專心做自己的事。

慢慢瀏覽起各種內容，發現了與眼睛相關的事，以及一些變化，再繼續往下看時，一個警告視窗跳了出來，緊接著眼球進行了掃描作業，洛德很快意識到這是安全系統，如果不趕快解決，事情可能會變得麻煩。

能給洛德的時間並不多，於是他很快著手開始解除安全系統，要輸入的是院方配置的防護密碼，因此要從這方面思考比較穩妥。

考慮到市民很多這方面，院方不可能設太複雜的密碼，沒時間去記，但如果是單純的編號又過於簡便，所以如果是這樣也許該從艾斯拉那尋找……

洛德突然想到了什麼。

眼球剛剛是用掃描進行辨識，進而發現持有對象……就是自己，並非眼球的擁有者，那簡單來說，只要變成擁有者就行，畢竟本人就在旁邊，沒有不行的道理，於是洛德便將眼球轉向，對往艾斯拉，然後讓眼球重新進行掃描。

眼球掃描辨識中

EZRA-Y-Y1……

安全回報系統關閉

怎麼回事？

感覺到一旁有甚麼動靜，尤其是自己的內部晶片似乎被甚麼掃過一遍的詭異感，艾斯拉緩緩睜開眼，視線晃過一旁的顯示螢幕，除了一堆他看不懂的數字字母，還有那疑似監控的畫面似曾相識……那不就是以他的視角去過的地方嗎？

你剛剛是駭入了我的眼球監控？
艾斯拉的心跳差點是要漏了一拍。

以為對方只是單純的要拆解看看構造，也或許是自己補償心切沒聽清楚對方當時是提出甚麼要求。艾斯拉的表情明顯感到困擾，不僅自己的隱私嚴重被侵犯，他在工作時還有義務擔保客戶的隱私，這是要他怎麼交代。

「*Tyrant*、這些畫面……」雖然不是很重要，但基於職業道德還是請你別亂看吧。

說不出口，因為是洛德所以他說不出口，他又有甚麼立場要人別看，這種事要對方覺得無聊自然就會停下來了。艾斯拉就這樣盯著看，看著看著不自覺變成自己也在回顧畫面，自己甚麼時候湊近了一點也沒注意到，那舉動彷彿就像陪著對方看電視一樣自然。

他簡直是回顧了自己這一整天有多爛，或是有多讓人匪夷所思，態度上的轉變他自己也看得很莫名其妙，但再怎麼在意好像也比不上無法讓旁邊的人滿意這種挫折感。

突然間他回了回神，因為洛德忽然提起跟他問了隱眼來看。

愣了愣，艾斯拉還是順從的摘下隱眼交給對方，底下露出的依舊是那綠色瞳眸。
對方都問了，那自己又有什麼正當理由說不給。

「……你當時說你不滿意很多事，」

突然的，不知道是因為甚麼原因，或許只是職業病重啟驅使自己不能像這樣不說話，他似乎又敢開口了。

「是甚麼、我能知道嗎？」

不滿意我不夠聰明，不滿意我不夠討喜，不滿意我擅作主張，還是其實是對於生活上、對於這個社會，你不滿意的是針對我、還是其實根本不關我的事？

解除了安全系統，洛德繼續看起監視畫面，並沒有發現已經注意到動靜的艾斯拉，知曉了他是如何度過這一天，完全的一團糟，愚蠢且無趣。

結束觀看後洛德突然想起之前的某段畫面，那個改變了他的隱眼，在向艾斯拉詢問之後，他有些愣住，但還是順從的給了出來。

而後洛德才發現，艾斯拉似乎不知不覺與自己靠的很近，一切彷彿那麼自然，有些奇妙，但也僅僅只是感慨，

思緒回到自己手中，正打算開始觀察，艾斯拉便將問題拋了過來，洛德有些短暫的停止動作後又很快繼續，似乎不打算回答問題。

隱眼乍看之下沒什麼特別，但用眼鏡加以掃描後，洛德從中發現了一些東西，特別的訂製品，以及特殊的功能，似乎是用於阻擋些什麼。

回想起艾斯拉之前的舉動，洛德似乎發現了一些端倪，幾個想法在腦海中若隱若現，就差一點，感覺就快要抓到些什麼，一些重要的事情。

【發現艾斯拉的異能】



「怎麼突然問我這個。」視線從隱眼上離開，並且看向艾斯拉的眼睛，洛德似乎打算回答問題了？在他結束所有作業之後。

「我以為你看的出來。」畢竟你眼睛這麼好。

洛德終於想通了，艾斯拉是擁有異能的變種人，並且他的異能是讀心術，這代表他什麼都讀到了，不管是之前，抑或是“現在”。

些微的皺起眉頭，然後放鬆下來，洛德露出了今天的第一個微笑。

你能看到吧，我現在就讓你知道你想知道的，生活固然是好的，可這個社會不盡人意，但其中我最不滿意的……就是你。

不過就實話來說，洛德其實也不確定自己到底在不滿意什麼，但他想他也許是討厭艾斯拉的，那為什麼仍然與他相處？也許是因為一些小地方他並不討厭。

低下順從的樣子也許剛開始會感到厭煩，但比起之前的話，洛德還是更喜歡這樣的艾斯拉。

但這並不能阻止洛德對於隱瞞的不高興。

「讀心術好用嗎？」

「有沒有讓你的生活變得有趣且輕鬆？」

你想殺了我嗎？

在洛德露出笑容的那一刻，或是在早幾秒之前，洛德再度開口的那一刻，艾斯拉產生的心情不是放下心中的大石，而是一陣熟悉的惡寒再度竄升。

你，是不是想殺了我？

又或是想殺人的其實是我自己。

起初艾斯拉的表情只是微微的震驚，接著又像是意識到甚麼，直到讀取完洛德在心裡故意讓他看見的那幾段話，他的頭緩緩低了一點，同時隻手遮蓋上自己的眼睛。

你不滿意我，但後續理應連帶會產生的一連串因素跟畫面都沒有出現。
你只是單純的用字句向我表達，你不滿意我。

後來一句句諷刺的話語傳入耳中，在他聽來就是活生生的挑釁。

讀心術好用嗎？

好用、非常好用。

好用到我不繼續用它都不行。

好用到我彷彿戒斷症似的沒有它會死。

好用到即便認為它會害死我、

我也還是不能體會你們這些人沒有它是怎麼活下來的。

一陣沉默不過數秒，很短暫，但就體感來說每一秒都像在懸崖邊緣來回踱步般難熬。

心律難以平復，就算下一秒直接摔下去都不是甚麼奇怪的事情。

我不是對你說的話感到難過。

我只是意識到自己在重拾異能的那刻起又難以克制的過度解讀。

從認為你想殺了我、或是我想殺了你開始，到認定你是在挑釁的段落為止。

有哪一段是我的過度解讀、又有哪一段不是？

「……我不知道。」

「連你想要甚麼都無法確定的話，我又怎麼能夠……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此時此刻面對你露出的會是甚麼樣的表情。

「……我又讓你不高興了，對嗎。」

不像是禮貌的詢問，也不像是膽怯的確認，那異常空洞的語調聽上去可能比較像是無力掙扎的徬徨。

他沒有直接承認，也沒有任何反駁。

面對洛德的質疑，他沒有甚麼可以反駁的。

「很明顯的。」是的，他很不高興。

但其實洛德也許並不是那麼生氣，至少面前的人有在反省？不清楚，不管怎樣總是有種說不上來的不快感。

會被瞞著也只是因為現實的危險所需，洛德是最清楚的，並且他們除了這種奇怪的主僕關係以外什麼都不是，互相不信任更是理所當然。

而被讀心固然是令人感到糟糕，誰都不喜歡內心被窺探的感覺，但艾斯拉什麼也沒做，或許其實沒想像中那麼誇張，因為他什麼重要的地方都沒看到。

甚至在現在面對自己時，他也不會再看了。

……哈，真是令人發笑的狀況，自己甚至開始幫他找理由開脫，可即使如此，洛德也還是無法不生氣。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自己到底在氣什麼？

腦中感覺一團混亂，但在那之後，洛德開始覺得很可笑，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會考慮這些事了。

拋開了腦中的所有想法，這些一點都不重要，洛德將思考拉回到剛開始艾斯拉說的話。

「你從來都不需要知道，艾斯拉。」

「當我需要什麼，你會知道，但如果我沒說……就什麼都別做。」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那樣自發的行為。

洛德看著艾斯拉的樣子，他總是為此感到愉快，如此迷茫又可憐，雖然想藉此做點什麼，但還不是時候。

「表情不要這麼難看，我不打算對你做什麼。」

洛德碰上艾斯拉的手，將其拿下後，讓他抬起頭來看著自己。

啊……對了，還沒幫他把臉給裝回去，拆也拆過、看也看過，做了這麼多，已經可以了。

「你只要乖乖的，然後在我需要的時候幫我就行了。」

說完洛德開始拿起工具，動手將眼球、金屬片、以及螺絲給慢慢裝回去，依然是那樣的緩慢、細心，甚至有種洛德其實是溫柔的的錯覺。

很明顯的。

一句簡單的回應已經讓艾斯拉下意識去準備面對即將降下的懲罰，可他連一點做足準備的感覺都沒有。不同以往，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然再靜待幾秒之後，予他聽見的只是幾句對他來說再溫柔不過的話。
或許是挺簡單的道理……但至少這種話是他第一次聽到？

你會讀心術，但不代表你甚麼都必須要知道、
甚至搶人一步做出行動。

不知道也無所謂，需要時我會告訴你。

或許是對待他的態度上出現了冷暖差異，亦或是某種心理層面的影響歪曲。
不管是不是他自己超譯了，不管眼前的人是不是真的這麼溫柔，但至少這種說法——

令他幸福。
並且滿足。

「……好的、主人。」當然沒有問題。

我會聽你的話，我樂意這樣做。
我打從心底的、如此心甘情願。

手被一股暖意牽著輕輕放下，精神心理在那安撫之下已經不再那麼緊繃，原本幾乎渙散的目光逐漸恢復既有的精神，同時起了微妙變化的是那眼神似乎失了往常那般銳氣，而嘴角挺自然的劃開了不太明顯的弧度。

微笑不到官方規定的23度角，甚至因為一邊笑肌被破壞而有那麼點不平衡，簡單來說就是不甚完美。但他看起來明顯對於洛德說的話感到幸福，狀態遠比先前那備感壓力下展現的服從慾好上太多。

在洛德動手將零件裝回時，艾斯拉再度閉上眼，像是被安撫成功的狗乖巧的等待主人把事忙完。不過安裝明顯比拆解還要更考驗技術，他是想撐著身體努力不讓自己睡著，但生理時鐘早提醒他已經超過了適當的睡眠時間，或許不知不覺的連宵禁時間都超過了。

提心吊膽後放鬆下來的舒適彷彿是甚麼舒眠劑。不知道過了多久，為阻止自己真的睡著，當他微微睜開眼睛時看到的是洛德還在弄，而且明顯的比他還有精神。

……*印象裡的Tyrant可以到半夜三點都還不睡。*
時間抓得準連我哭到醒來都能看到……
說不定上次請他早點睡，他根本還是盯著螢幕不知道在做甚麼……

他就這樣望著人，腦袋昏沉開始想著一些無所謂的事情。

難得順從的語氣，以及放鬆的微笑，雖然有些不夠完美，但艾斯拉露出了一臉幸福的樣子，洛德有些小小的皺眉，但不過幾秒又沒了表情，他內心的想法幾乎只有兩個字“好哦”。

雖然不知道他到底擅自想像了什麼，但是既然他甘願如此，那何樂而不為。

誰不喜歡順從的狗呢。

只不過比起幸福……洛德還是更喜歡看到艾斯拉難受的樣子。

將東西組裝回去花了洛德不少時間，而早在動手之前艾斯拉就已經乖巧的閉上眼睛歇息，時間一點一點的不停流逝，他似乎開始有些昏昏欲睡，而自己依舊精神。

等處理好時，時間已經差不多是半夜兩點，洛德抬起頭來，發現艾斯拉眼睛微睜看著自己發呆，似乎是在努力不睡著。

而洛德怎麼可能會放過這個機會，反正艾斯拉只要在自己的地盤肯定就免不了被捉弄一遍，因此在他還昏昏欲睡時，洛德悄悄的拿出一隻【喜怒無常棒棒糖】，然後毫不猶豫的塞進艾斯拉嘴裡。

洛德拿了甚麼東西塞他嘴巴，艾斯拉其實沒有注意到，只是有東西抵上來他就下意識的開口給塞，那眼神恍惚的好似甚麼戒心也沒有。

然下一秒出現的異狀迫使他回神，一滴、兩滴……清澈的液體開始自他一側正常的眼眶內流出，艾斯拉馬上將含在嘴裡的棒棒糖退出口中，接著出現的又是他無法理解的反射反應，他掉淚的同時竟又揚起嘴角笑了。

忽然的情緒表徵轉變令他錯愕，本該讓人止淚並微笑的棒棒糖似乎有哪個地方出錯了，又或許其實出錯的是那個含下棒棒糖的人。眼淚像是鎖不緊似的持續湧出，儘管棒棒糖強制讓他揚起嘴角也一樣。

他該遮哪，是要遮住控制不了出水的眼睛、還是與之相反被強制笑得完美的微笑。自己現在看起來又是甚麼樣子？落著不幸福的液體強裝幸福的模樣？

表情不要這麼難看。
表情，不要這麼難看。

明明剛剛才說過的？

莫名的壓力再度湧上，自己明明已經坦然接受、覺得幸福了不是嗎？
眉頭忍不住向上擰起，伸手掩住了嘴，接著又不敢見人似的低下頭去，一兩滴淚直接落在他撐在沙發的那隻手背上。以為是自己半夜時分的老毛病在這時發作，但他明明沒有睡著？

眼部持續的酸澀感令他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是好。

「Tyrant、對不起……」

「……我沒有不高興，真的對不起。」

相比之前那次被發現睡到哭而明顯不滿的語調，艾斯拉這回是斷斷續續的道著歉，直至開始出現啜泣聲，他甚至是想乾脆到廁所裡去待著到他的眼淚止住算了。

……他可以嗎？

「我能不能……去廁所……」

雖然黑市的東西總的來說令人感到可疑，但幾次下來效果卻是絕對不容質疑的，並且立即又有效。

當棒棒糖在嘴裡時，艾斯拉原本姣好幸福的面容很快便垮掉，慢慢開始掉起眼淚，而當棒棒糖離開嘴裡時，他卻又笑了起來，此刻的表情是要多糟有多糟，對艾斯拉來說。

而對洛德來說倒是也沒那麼糟，不過原本只是想看艾斯拉哭，而不是看他邊用難看的笑臉邊哭，表情這樣全攪和在一起真的特別難看。

也許是因為過於壓力，艾斯拉掩住了嘴，並且低下頭，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道歉聲再次傳出，洛德不懂他為什麼總是道歉，然後接著啜泣聲出現，似乎已經不僅限於棒棒糖的效果了，於是艾斯拉說想去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想當然洛德怎麼可能答應，「不能，你就待在這裡。」

不過看不見臉洛德有些不高興，他強硬的拿下艾斯拉遮擋的手，並且抬起他的臉，難看的微笑已經不見了，於是洛德將被拿出來的棒棒糖重新塞回艾斯拉嘴裡。

「沒吃完之前，不准拿出來。」因為加上微笑太難看了。

在抓住艾斯拉下巴並靜靜看著他哭的時候，洛德不知為何又想到剛開始的談話，為了讓自己心情舒適，所以做什麼都可以嗎？

「你之前說想讓我心情好，那麼檢舉你也可以吧。」可愛的、愛哭狗。

洛德嘴角勾起一個完美的弧度露出笑容，宣判了艾斯拉的罪罰，明明應該是個溫暖且好看的臉，但說出的話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唔、」

嘴巴再度被棒棒糖堵著，能回應洛德的僅只有簡單的單音節。游移的視線因為被人捉住下巴而止在對方的視線上，眼眶的淚依舊無法控制的不斷溢出，但對方此時看著他的心情似乎比剛才好上不少。

艾斯拉不知道眼前的人是甚麼嗜好，在他認為自己這樣很糟的時候，洛德卻覺得他沒甚麼問題。

甚至是樂意這樣看著他。

你不喜歡我笑嗎，那我以後在你面前盡量不會了。
你喜歡看我落淚，那這種讓我覺得難堪不幸的事情也會變得格外幸福。
要是你的心情可以因此變好，那你檢舉我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心情可以因此變好，又有甚麼事情是不可以的？
我喜歡你現在朝我笑的樣子，你心情好的話就能繼續下去嗎？

忽視那一直以來必須保護自己的原則，把被檢舉可能造成的後果拋在腦後。
洛德想檢舉他甚麼、拿甚麼理由檢舉——

「……好。」這能有什麼問題？
他能有甚麼立場說不好？

舌頭微微抵住了棒棒糖不讓那根東西掉出來，艾斯拉的嘴巴不明顯的開一點縫後應了一聲，隨後繼續保持對方要他維持的那樣子。

努力隱忍著啜泣，抑制不住的掉著淚、感到難受的扭著眉，眼神不舒適似的游移了一會兒，彷彿接受這提議是令他感到委屈，因為你明明剛才才說了「我不打算對你做什麼」。

即便如此，艾斯拉還是出聲說了句「好」，畢竟那甚麼都可以的補償心切是自己說過的。
對方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

到底是他為了幸福想瘋了，還是這根糖還有甚麼他不明白的奇怪作用？

「……」

是什麼都無所謂，主人。

我 很 高 興 你 能 繼 續 這 樣 看 著 我 。